

我所認知的馮玉祥

傅 瑞 瑗

編者按：空軍宿將傅瑞瑗將軍，早歲曾在西北軍中任職，作過馮玉祥屬下大將韓復榘的隨從參謀，對馮玉祥的生平事跡、浮沉盛衰，有詳確的認識，與許多傳說大不相同，和一些史料書刊記載相悖，特為刊出，以供各方考正。

孤兒。童兵。好學

傳奇人物馮玉祥字煥章，祖籍安徽巢縣，自幼隨父從軍寄籍河北清苑，遂落戶久居。因此他講話保定鄉音濃厚。他父親在軍中任哨長（今之排長），待遇微薄，難事俯畜。馮玉祥自幼即須傭工彌補家用。

馮玉祥幼年父母先後棄世，幸父執輩代營善後，靈柩暫厝異鄉義塚，馮矢言日後有成當親扶歸里安窆。十二歲即在部隊補名（如今之幼年兵）吃糧。由於年紀輕，僅服洒掃清除勞役，旋奉命赴天津郊外趕築韓流駁軍營，秋冬寒天，赤腳露腿踏泥故土，雙腿浸踐薄水中染患風濕，晚年時感關節疼痛，殊為所苦。

十九歲回保定，年事日長，閱歷較多，深感不讀書之痛苦。雖有求知之心，奈無受教之地。終日徬徨，偶識一秀才喜其聰慧而發憤自勵，願任義務教席。先授方塊字，再課以孟子、論語諸

篇。並習九成宮書法。為之廢寢忘餐，庶幾日進。時已正式補名，同棚（班）傭輩談其夢想晉升軍官，中有谷良友者，山東曹州人，健碩而擅國術，每為馮氏不平，責衆不應干擾他人求上進，馮深感之，結為金蘭，稱谷為大哥，妻為大嫂。

後馮得志，谷迭蒙擢升，位晉鎮守使（今之師長）。谷嘗酒誤事，馮下令笞責，並說：「你是大哥我亦要打你」。刑畢，又命送醫院善為治療。

馮自發憤讀書，涉獵廣博，軍事方面興趣尤厚，對會、胡治兵語錄，及古籍兵法可以背誦。清末軍中幹部多由自國外學習軍事返國之貝子、貝勒等皇親、國戚擔任。彼等養尊處優，宦氣已深，學術平庸，並多嗜好鴉片毒品。施發口令，每因中氣不足，而闌啞無聲。故操練演習之際，輒倩人一旁代庖。馮口齒清晰，語音嘹亮，亦為舌人之一。每日可得津貼銀四兩，漸為人知，多請其代勞。馮為充實氣血，加強聲宏，黎明即赴

營外練習，又恐營中嫌其吵擾早睡，乃去營房二里地逆風下（恐聲音順風吵擾營舍）勸練，風雨不輟。由於學、術俱佳，考試輒列前茅，上司時加拔擢，不數年職務累遷。

清宣統元、二年間，馮受知於陳宦（貳庵），任哨官（連長）職。宣統三年，馮在二十鎮（師），八十標（團），任管帶（營長）。鎮統制（師長）為張紹曾。

當時軍中，以打麻將、吸鴉片為交際晉升機會，故有人勸馮習此二事，拒之。惡意者譏其自視清高，不同流俗，並罵曰：「祇有兩種東西不會抽煙，一為兔子，一為烏龜。因為兔唇三片參差不能含吮煙槍，龜有硬壳不能倒身側臥也」。馮一笑置之，不以為忤，當時革命空氣濃厚，馮亦思想新穎，贊成革命，曾與同僚王金銘、施從翼、藍天蔚等組織武學研究會，並結合中、下級幹部，秘密組織待機行動。

安福系後，虎踞洛陽，待機消滅當時督豫之皖系趙倜。

時陝西省長爲劉鎮華，因有鎮嵩軍爲其護衛，勢力甚雄，地方部隊如胡景翼等，迫於形勢遂依馮爲之護持。民國十一年四月，第一次「直」，「奉」戰起，馮奉令率部出潼關對奉軍作戰，惟恥豫督趙倜乘機肇事，乃預佈一棋，留兵一部駐防洛陽、鄭州間。趙原依附段祺瑞，後見段失勢又與關外張作霖勾搭。「直」、「奉」作戰期間，前線誤傳「奉軍」大捷，趙未辨真偽，即令弟趙傑進攻鄭州，果爲馮所料中，與胡景翼聯合，出奇兵大敗趙部。趙倜被北洋政府撤職離開河南。馮因先見有功，調升河南督軍。吳佩孚則督辦爲兩湖巡閱使，及直、魯、豫巡閱副使（巡閱使爲曹錕）。開府洛陽，聲勢顯赫。

當時爲吳佩孚之全盛時期，名揚國宇，婦孺皆知。五十歲生日做壽，高官巨宦，冠蓋雲集。所饋禮品，珠璣盈室，琳瑯滿目。一時丹堊映輝，謳歌載道。有「聖人」之稱的康有爲亦贈一聯云：「牧野鷹揚，百世勳名才半紀；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忽報馮督軍遣使資禮至。馮雖官居河南督軍，但屬吳之轄區內，若論職務關係，仍係部從帳下。

故大家極欲先親馮之賀禮，此一賀禮係一木箱，啓箱有瓷罍二，內盛清水，上附有帖云：「與君之交，猶如此水」。聞衆默然。其後馮、吳之間因政治觀點問題，防區劃分問題，以及賦稅、錢糧之徵納、餉械、補給之先後、多寡等問題，一再發生不愉快的事件，而吳大權在握，勢傾

朝野，見馮所部訓練精萃，力圖擴張，遂生戒惕之心。十二年，馮被調任爲全國陸軍檢閱使，移防北京南苑一帶。而西苑之王懷慶，北苑之董進國，均爲曹、吳嫡系，對馮似採取四週監視之態。

易裝·紅燈·陋規

馮此時有職無權，有兵無地，且環境惡劣隨時有被繳械之可能。當其自汴城首途赴京，行前吳佩孚令其將勁旅留豫剿匪。馮部以第十一師及第二十五旅訓練最佳，亦馮之主力。若遵命留下不啻自折羽翼，乃採「披旗易幟」之計。將新兵換用十一師及廿五旅旗號留駐鄭州、開封。十一師及廿五旅之健兒則冒充充國名義迅速乘火車黃夜北上，車次長辛店進入自己防區，始爲吳所發現。吳責其不服從之電文尙未抵達北京，而馮促其放回其餘部隊交互指責之電文已到洛陽。吳無可奈何，乃將馮所留之新兵四五個團悉數遣行，雙方面似和緩，實則深埋日後危機。

馮以失去中原地盤，事事仰人鼻息，心苦境危，寢食難安，迺發憤圖強，勵精磨銳。一面嚴格訓練部隊以求自強，一面佈防拒襲以求自保。訓練方面：聘請國內有名軍事家及日籍顧問釐訂計劃親督實施，期使士兵無論在身體上、技術上、戰鬥之變化運用上日益精進。又採行士兵幹部化以補兵源不足之失，每一士兵既可獨立作戰，亦可領導作戰，堪稱以一當十。其用心良苦，莫定日後擴軍毋虞幹部之缺乏。

防止突襲自衛方面，乃在各團部營區矗立高

竿，竿頂設置燈火，各團夜既派人守望，如見綠燈，則爲安全；如見紅燈，則爲危險。各團立刻按計劃採取行動。各團夜間加崗巡邏，連絡不絕。又選派幹部及眷屬加以訓練，在各友軍營房外矯妝補綴女工，或縫紉鞋匠零販，刺探友軍消息以防不虞。如此嚴密措施，夙夜匪懈，故雖在虎口之中竟能平安無事。其練兵成效尤爲曹錕激賞。而馮對曹亦至恭謹，相處較爲融洽。但曹左右對馮則頗多譏言。

曹有嬖人李彥青者，爲天津某浴室侍役，擅長按摩、捏腳、擦背之術。據云曹爲布販行商時即悅李之黠慧。曹投軍後駐防天津，每值沐浴李則慇懃侍候極博曹權。不久遂轉隨曹留營中。一朝曹賄選成功身登總統之位，李亦平步青雲任總統府總務主管之職，不但管理總統府一切雜務，有關京畿部隊之補給、軍械、薪餉之發放事宜亦在其控制之中。小人得志，攪權驕橫，其欲有求於曹錕者，莫不先向李彥青行賄。

某日，馮請曹撥發步槍三千枝蒙曹同意，馮返部後即囑軍需處備據領取，在總統府等候一日不得要領，翌日催請依然空手而回，或云承辦人不在，或云辦公時間已過，撥連幾日終未領得。李彥青反飭屬電話詢馮何以遲不領取，馮先責部下辦事不力，孰知一週過去仍無消息。嗣與孫岳談及此事，孫笑曰：「馮大哥你不懂規矩」馮詫問大總統部批准還有什麼規矩？孫說此乃李彥青的規矩，你要領三千枝槍嘛，至少要送他三萬元纔領得出來。馮不得已竭庫照送，果然順利領出。李倚勢納賄，職名四播，然衆莫可奈何。故馮

於十三年十月古北口班師回京，即將李逮捕嚴刑拷問，供出歷年賄款，李初則堅不吐實，繼以熬刑不過，道出若干，然仍難逃一死，於天橋刑場執行槍決，社會稱快。曹任總統時，王克敏為財政總長，不但賣官鬻爵，抑且扣部隊補給，大眾亦即恨入骨，惟其走避東交民巷未為所捕，後亦不得善終。

民國十三年十月，張作霖在關外通電討曹（錕），爆發第二次「直」、「奉」戰爭，吳（佩孚）入京討張，成立聯軍三路。第一路由吳自任總司令，督師出山海關，以彭壽華、楊清臣、張福來為主；第二路由王懷慶任總司令，出赤峰口；第三路由馮任總司令，出古北口。胡景翼協馮，孫岳部則留京任警備。

慢出·急回·下野

馮部由南苑開拔，經北苑沿牛欄山、石匣、密雲前進，此次與撤離河南時適恰相反，老弱在前而動旅殿後，每日僅行三數十里。吳在前線據報，乃電詢曹錕馮部是否有不穩情形？均為曹左右所覆，歷未即置理。當吳、張兩軍鏖戰之際，馮見時機成熟，下令班師回京，後隊改為前隊，動旅一馬當先向楊村、黃村急進，有直搗天津企圖。途中與吳部後方留守部隊在京津線上相接，吳部不敵敗退，馮屬鹿鍾麟率部控制北京近畿及通州一帶。

北京原為孫岳部第十五混成旅擔任京畿警衛，吳佩孚以孫有革命黨不信任，乃另委心腹趙玉珂（其子為余空軍後期同學，余曾以此事相

詢，當以彼時年少不知經過）為衛戍警備司令，而以孫岳副之。時趙任徒有虛銜而無實權之航空署長，手邊並無部隊武力，職位在孫岳之上，令孫更為不快，且與馮早有默契，遂暗中與馮聯合行動。

馮部入城之夜，事先故意安排牛馬車重車輛進出安定門，名為補給運輸，絡繹途中日夜不輟，致使城門無法關閉，而孫岳又於是夜邀請趙玉珂及吳系要人作方城之戲，天明，馮部大軍進入市區四出捕人，趙措手不及倉皇逃走。曹錕殘部益無抵抗之能，勉強保護曹由鹿派兵接送至延慶樓，形同軟禁。

馮見大事底定，重行組織國民聯軍，馮任總司令兼第一軍總司令，胡景翼為第二總司令，孫岳為第三軍總司令，並發佈鹿鍾麟為北京衛戍總司令。薛篤弼為京兆尹（北京市長）。此為馮之檢盛時期。

由於張、馮聯合擊吳，使吳從此一蹶不振。馮部駐戍京畿一帶，張作霖亦因此率部二次入關。兩巨頭暗於天津曹家花園，聲言今後團結合作不再啓釁。不久皖系政客梁鴻志、吳光新等從中挑撥，致馮、張失和，雙方又動干戈。馮被迫應戰，進攻天津李景林，李電張求救，張派勁旅郭松齡馳援，郭受馮之策應回軍擊張，張敗。郭恨益深。時為十四年冬多事，郭夫婦不久亦為張所俘被殺。

十五年春月，張、吳聯合盡起精銳攻馮，聲勢洶湧，馮知不敵，將部隊交張之江、鹿鍾麟統率，自己宣佈下野，遠赴俄國。南口鏖戰數月，

西北軍敗退，沿京、綏路西撤。北伐軍乘虛自粵抵定全湘。

北伐·退隱·家室

西北軍接受晉軍之整編，分別屯駐綏遠、包頭、武川。翌年秋，馮自俄回國，中央派大員于右任先生問道抵五原，說馮率部入黨，擁護中央，於九月十七日宣誓，西北軍遂以「九、一七」為新生命紀念日。

馮集合舊部經內蒙河套荒漠，由綏遠、寧夏、甘肅、陝西直抵西安，擊潰劉鎮華部解圍進出潼關。自此加入北伐陣營，在洛陽待命，沿隴海路前進與北伐軍會師於鄭州。

十六年清黨之役，馮在鄭州、寧、漢雙方均派大員爭取，來人絡繹不絕，馮採取中立態度。旋蔣公下野，北伐軍攻勢頓挫，孫傳芳乘機反攻，徐州再失。第一集團軍之第一、第七兩軍在京郊龍潭苦戰，馮派韓復榘率部由鄭州東下馳援奪回徐州。馮見三軍失去領導，北伐前途黯淡，乃與李宗仁、聯銜拍電日本，迎請蔣公回國，繼續主持北伐大計。

蔣公回國後共同議談北伐路線：第一集團軍循津、浦鐵路，第二集團軍沿平、漢鐵路，第三集團軍出娘子關。第一集團軍進抵濟南遭日軍阻撓，馮與蔣公會商於濟南之南黨家莊車站。第一集團軍繞道濟南，其餘西北軍路線不變，繼續進攻。於十七年五月上旬，韓率部首先攻抵北京南苑。國父一生奔走革命，實行三民主義，完成全國統一之理想始獲實現。

南北統一，大局粗定，莫國都於南京，北京改稱北平。馮與蔣公、閻錫山先生連袂赴北平，山恭謁國父陵寢，告慰在天之靈。並決定擇日奉安南京之紫金山。

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擴大組織，馮任行政院副院長（院長譚祖庵公）、軍政部第一任部長、開封政治分會主席。（註一）經常往來於南京、開封兩地，而以駐理南京時間為多。

十八年初春，南京召開軍事編遣議會，會商縮編部隊建立國防軍。各集團軍及東北軍均派代表與會，惟各以個人團體利害關係偏執一詞，致誤會過深，不權而散。馮竟離京過江由浦口搭銅甲車返汴，閻亦經滬趨大連繞道回太原，各作軍事準備。發生所謂「中原大戰」，馮敗。赴太原說閱。十九年在北平與閻、汪（兆銘）舉行擴大會議，通電抗拒中央，東北張學良先騎牆觀望，旋出兵進關威脅平、津，三巨頭之擴大會議，遂因而失敗。馮退隱泰山寺院讀書自娛，深省韜晦。余回國在杭州寬橋受訓經年，繼在空軍服役，父母均留原籍，每返省親多乘便在泰安車站下車到山敬謁，多承留宿，挑燈夜談，追述往事。

當時有手槍隊一營（四百八十人）為馮擔任警衛，由魯省韓主席飭屬補給糧餉。中央亦不時派大員代表致慰。其時補給匪虞，冬季所戴之毡帽，四百人僅有四十頂，馮向余言及此事，余至濟南擬向韓報告，為李樹樺（註二）所阻，李時任山東省民政廳長，向余言有事可先告渠轉報，不必逕陳主席，聞事後風帽僅追補五十頂。

廿年九、一八事變，朝野掀起共赴國難狂潮

不久馮即出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職，協助蔣公共謀國是。抗戰軍興後隨政府轉經武漢至重慶，迄勝利還都奉命赴美考察水利以便發展揚子江計劃。任務完成後由美搭乘俄油輪波哥大號返國，途中在船放映電影失火被焚逝世，遺骸載至黑海放德薩港暫厝。據外電傳報已由中共將其迎葬於秦岱普賢古寺之側。

馮元配夫人劉氏，生子女各一，子榮國抗戰時曾任李宗仁部團長，以後情形不詳。女嫁民初國務總理張紹增之子。馮曩率軍經濟拮据軍需不接時，曾詢其妻有無首飾可資變賣，劉聞其故？馮答暫充軍餉，氏堅謂並無妝奩，馮搜得黃金十餘兩，夫婦遂生齟齬。自此情感欠佳，有傳馮虐待其妻致死，似係中傷。

繼配李德全氏，出身寒苦，兄弟人均賴馮之助分別留學英、日等國，李聰敏好學，精明強幹，嫻熟英、法、俄諸國語言。婚前在北平女青年會任幹事職。與馮結婚後生子女數人。馮治家嚴如治軍，戰前寓居南京金陵時，余在寧首都飯店舉行婚禮，蒙賜厚貺並親臨參加，與余新居比鄰，故會督誦數次，子女對之畏多於敬。馮閒暇在家每欲召至膝前撫愛而多趨趨不進，言行之間亦頗拘束。鹿瑞白有言：「先生統率大軍數十年紀律嚴明，但治家則不同於治軍，你是愛護姊妹們，但他們反而懼怕如貓之於鼠。」馮則一笑置之。

練兵·放屁·晨省

馮練兵除著重體能之培養，戰技之專精，與

戰術、戰關之靈活運用外，為連成子弟兵之目標

，對各級士官瞭解部屬之要求極嚴。連長不但要知悉所屬士兵之家庭背景、生活狀況、困難疾苦情形，而且背後聽取士兵的脚步聲、咳嗽聲就能叫出士兵的姓名來，這就是第一等幹部。如要回頭看纔能叫出姓名，只能算是第二等。看了之後如果以懷疑口吻問「你是×××嗎」？這只能稱為第三等了。至於根本還不知道姓名的，馮則認為不配作幹部來領導部屬，可能當場就要挨罵受責，或迅即調差。對連長如是，對營、團長亦莫不如是，故當時士兵犯了錯，受上官斥罵甚至體罰並不怨恨，固其平日對部下情同手足，誼如父子，長官相責，猶如父兄之施管教，如果你連他的姓名都不知道，形同陌路，他認為自己不是大家庭的成員，不是部隊的子弟，反以為此乃奇恥大辱。

馮經常赴營區檢查內務，每次均有高級將領如鹿鍾麟、宋哲元諸氏隨行，如發現內務不整潔、環境髒亂，必先責罵鹿、宋等氏：「你們是幹什麼吃的，祇知道上操嗎？」檢查完畢，每連隨意指定士兵七、八人十人不等來室個別講話，詢問疾苦困難，如有病即行送醫，嚴重者則送大醫院治療。駐南苑時重病均送北京就醫。

士兵之健康馮極為重視，如有患病必先責排、連長照顧不週，排、連長必照護湯藥、茶水至痊癒為止。如連長患病則責問營、團長，營、團長患病則以高級幹部是問。如此層層負責，各級擅於責任，對部屬之關懷不敢掉以輕心。馮常訓示幹部說：「士兵離鄉背井，作幹部的不照應他

誰照顧他？部隊沒有溫暖則信心從何建立？更何能於戰陣投命？如果不從實際工作做起，所謂統御、領導不是等於紙上談兵？！

馮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長時，所屬官兵七千餘人，親為點名垂詢，誰有痼疾莫不瞭然於心。後在南苑任陸軍檢閱使，某日巡視營房，見某正目（班長）隨一眼，詰問何時入伍？答在十六混成旅時就來了。馮說：「不對呀！我十六混成旅沒有瞎眼的兵，你不要騙我？」答說：「最近才瞎的，因為同棚（班）一個弟兄染患暗疾，用棚子的公用臉盆洗澡，我繼使用，故被傳染。」馮安慰良久，並囑妥為治療。

當時北方營房士兵都是每棚（班）睡一大炕，多季燒炕使熱，士兵均不開窗以資保暖。某日集會，馮向幹部訓話說：「夜晚睡覺不能將門窗全部關閉，無論如何要開一邊窗，那麼多老總們（指士兵）睡在一起，你放一個屁，他放一個屁，加之大家對吸一夜，你們想那空氣多壞？」可見馮不但經常巡視營房，並暗宿於士兵房舍。

某次夜晚巡視竊聞一士兵言：「今天我和我司務長去採買，看見他把我找回的八個銅板零錢放入口袋，揣我們的油，真他媽的不要臉。」第二天馮對官兵訓話時曾說：「不要以為我們的士兵來自農村，就愚魯可欺，你教他讀書識字，也許幾個星期他還不記得，要是你揣他的油，他不但要罵你的八代祖宗，而且永遠記得你是一個貪官，以後你叫他做什麼事他都是口服心不服。」

我所知的馮玉祥

馮在軍中生活嚴肅而有規律，駐南苑時，黎明起來先記日記。其有專簿登冊，封面楷書「長

省」二字，其中記事為昨日會見何人？處理何事？對部屬訓話之內容，觀察瞭解之程度。對某事提示深度不夠有機必再復言或督導；對某人印象認為可靠或不可靠，予以重用或免職，訓練之方法應如何求專精，戰技如何求嫺熟等……無不記載詳詳。日記畢即率重要僚屬策馬，團河練習騎術，或帶部隊跑步至永定門往返，回營後讀書或遊顧問（德、日籍）談話，祇事始進早餐（當時部隊每日進兩餐，上午九時半左右下午四時半左右）。

早餐畢，披閱公文，赴部隊看操練。下午與高級幹部集會討論與革事項。晚餐畢，或處理未了公文，或讀經書，或約談顧問，或請牧師研究教義，約十時就寢。恒日如此。民國十八年息影泰山時，讀書作息依然如舊。馮部絕無吃空缺情事，因上級所發經費少而所蓄兵員多，故無按月依職級餉餉之說，惟婚、喪大故可以借支，此項借支事後亦不必償還。北伐時，團長每月可借六十元，營長三十元，連、排二十元，此名目維持費，公私應酬均在內矣。

節儉·皮裘·罰跪

兩點感想，第一是先父母在世時從沒有看見過這麼好的酒席，而我今天吃得這麼好，實在使我為人的過意不去；第二是當兵的不事生產，其生活所需，要皆民脂民膏，如果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同時開飯，吃得比現在壞的一定很多，豈有我們做僕人（官兵）的比做主人（人民）的還吃得更好？」某次應鄉宦之邀，筵前魚翅、海參佳味並陳，馮將膳菜羹湯全部傾入長袍兜內連稱棄之可惜，拿回去還可以吃成餐，主人頗為惶恐，知其天性如此，後亦不敢再邀。然人則謂其矯情。其對部屬嚴戒奢侈，衣服破舊不以為忤，但求清潔即可。某日在街頭向所屬一連長敬禮，連長色變。馮從容正色曰：「我不是向你連長敬禮，是向你的鞋子敬禮，因為你穿的鞋是直貢呢鞋，我穿的是布鞋，你的，比我的高一級。」連長極為尷尬。在南京時軍校舉行畢業典禮，馮布衣布鞋蒞席，與其身分職位殊不相稱。聞蒙當局贈予呢料數製，竟婉辭不受。他常說：「叫士兵吃的，我先得吃，看士兵穿的我先能穿。士兵吃不下的我也能吃，士兵不願穿的我也能穿，這樣纔能服衆，纔能談領導。」

馮從不諱言出生微寒，反之常說家境清貧如何勤儉克苦自勵，惟其少賤多勞，故能深體民間疾苦，後雖位高名顯，其衣、食、住、行仍循樸若素。其在陝、豫督軍任內，不論巡視、考察，決不接受部屬大宴，甚至四菜一湯亦嫌過豐。惟嗜好大鍋菜及燻頭而已。某日應仕紳之宴，山珍海味餚饈盈桌。馮愕然曰：「今天這頓飯我有

高郵縣志，民國十年一月一日，高郵人曰

「衣，但求溫暖可也。食，但求飽腹足也。何必衣食山珍？綾羅？衣、食係爲人乎？爲己乎？食狗營養，衣著整潔則善。如爲人，則世上人群對你只有兩種人，一是你所認識的人，一是你所未認識的人，認識你者，祇要人品高志純，有學識、有體力，自然對你尊敬與仰慕，不在乎你的玉食華衣；不認識你者，你吃得再好隔着肚子他也看不見，穿得再好他也只是一瞥而過。如果你本身是個繡花枕頭，你怎樣擺闊氣，認識你的人照樣說你不過是衣架飯簞而已。故衣食動輒一擲千金，徒博奢侈浪費之名，並傷健康至深，愚甚孰甚。」

馮在河南省主席任內主持中學聯合畢業典禮，會場懸有萬國旗，時值中、日因某國際事件，國人遊行示威，乃暗令免去日本太陽旗。日領事代表提出抗議，馮即假詞籌備人員何故？答以滿街都買不到日本國旗，馮願日代表並議之曰：恐怕是貴國對我國太好的緣故罷！你看怎麼辦？日代表赧然憤憤不快。聞後在陸軍檢閱使任內又以某事件對日公使再施類此而辱之於外交使團之前。

馮駐軍南苑時，某日召集宋哲元部訓話，屆期官兵集結，馮至而未到，等約十餘分鐘始行到場，馮當面斥責說：「三萬多官兵都到了就是等你一個，你給我算算看一個人十分鐘三萬人應該浪費多少分鐘？」宋答：「錯了」馮說：「你如此不守時給我跪下來向大家謝罪吧。」

馮生活習慣大抵如此，人有責之對人對事多嫌過苛，或不通人情，而馮依然我行我素不與同

流。

入宮·失寶·信教

傳言民國十三年馮班師回(北)京時，曾令鹿鍾麟入宮搜取清室珠寶換購俄國槍械情事。據鹿語余稱：「奉命至故宮向清室傳達馮命時，有黨國先進李石曾、前國務總理黃郛(膺白)及清末道老宗室大臣各一人陪同。馮儀請求寬限，由數月、數週、數日再行遷出。余不允限下午即行離宮，先到京中宗室家暫住。宮中宮女則言遠離家鄉，一旦遷出去歸何處？余言北京附近有親友者可投奔親友，無親友者可擇人而事。其中有較年輕而具姿色者，表示不願離京而願就地婚嫁，並請以軍中青年幹部爲對象。余言軍中生活甚苦，低級幹部待遇極微何能養家？彼等言在宮多年略有儲蓄可資貼補家用。以後即陸續出宮，有的投奔親友，有的嫁在軍中，大內珠寶古玩亦先後在市發現，究爲宮中携出，抑爲落魄王孫所買不得而知，且當時不但時間倉促，並有李、黃諸先生生在场，豈有盜寶之事？外傳名節當係故意中傷馮先生者。」

抗戰時馮氏寓居重慶上清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官邸，後遷市郊距白市驛甚近之歇台子，夏日布衫，冬日棉袍，飲食生活至爲簡單。經常在公眾場所演講，宣揚抗戰國策振奮人心。勝利後奉准出國考察，任務完成歸國不幸失火罹難。自北伐以來，其生活與爲人處世，人多評其過之或不及，而其數十年如一日亦難能矣！僞乎？真耶？！

由於馮生於貧困長於憂患，既無權勢之援引，迭經挫折與凌辱，故能體恤士兵，愛護民衆。早年信仰基督教，常以博愛教義曉諭所屬，乃有「基督將軍」之稱，後信仰三民主義，有人誤其善變。他說：「一個人必須愛自己的國家、民族。我信基督教是宗教信仰，奉行三民主義是政治信仰，何況基督教也是講求博愛衆施，與三民主義並沒有衝突，如果三民主義能夠施行全國，使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那麼孫中山先生的博愛也不正是宗教愛世人、愛全人類的同樣精神嗎？至於你們說我善變，以後不能上天堂，那是將來的事，祇要我的國家強、民族興，我的心是虔誠的、忠實的，但求心之所安，能否上天堂即就不必計較了。那時上帝說我信了基督不應再信三民主義施罰我也甘之如飴。」

用人·念舊·卹下

馮一生用人認爲具才者「應在其位」，有功者「應居其職」。他常說：「不問你親(戚、朋友)不親，只問你能不能？不問你(同)鄉不鄉，只問你賢不賢？」故馮權勢時期居要津者，多屬追隨已久疆場上出生入死立有汗馬功勞之人，甚少其外戚或故人子弟。他最賞識讀書人，具有智慧才能者一有機即予選升，最忌裙帶關係，痛斥一人得官七門爺。例如某甲爲官，甲之父，老太爺；子，大老爺；姑丈，姑老爺；母舅，舅老爺；女婿，姑少爺；妹婿，大姑爺；岳父，岳老爺。無不華衣玉食。頤指氣使，且利用特權把持操縱。故馮一生歷任政府諸要職，而其胞兄馮幾

道先生最高職務僅至平、綏路保安司令。至其內弟李氏兄弟均為留英、留日學生專習機械紡織工業者，竟無一顯達。

其對親戚關係如此淡薄，而對舊日長官及其部下則照顧備至。其入伍時之班長某，為山東曹縣人，年老家居，生活極苦，聞及馮在張家口任西北邊防督辦，不遠千里至張垣尋訪。及抵張垣，錯至督統辦公署，守衛見其衣著襤褸，遂返四顧，執而問之。某言昔為馮之班長，今來投奔。督統張之江親予接詢，答語如前。即電話請示，馮立命派人護送至下堡郊外督辦公署。親迎於大門，執禮甚恭，以鷄鴨加菜招待，暢叙往事。如此月餘。某身住大衙門，警衛森嚴，出入敬禮，繁褥至感不便，願就工作。馮問在籍何業？答為人放羊，馮廼命購羊百數十隻，在城郊賜兒山關地建築羊圈，任其放牧自娛。如此半年某又言年老想家，馮贈盤川衣物餽送回里，並行文山東曹州府地方政府妥為照顧，及購羊數百頭贈之。

至對部屬官兵之照顧，當其駐防南苑時，有眷軍官成租屋安置之。營長以上眷舍較大，連長以下眷舍較小，每逢年節事先調查眷屬人數及與本人關係。例如與父、母、妻、子、女同居者，或與父、母、兄、弟、妹同居者，或父、母之一人存歿，或妻喪懷有子女者，然後依其同居人之關係分別贈送實物。以與父、母、妻、子、女同居者，則贈送皮筒二套（做皮袍用之皮貨料），藍布廿四尺，猪肉若干斤，蔬菜數十斤。其餘視情形而酌予增減，派人按戶送到。其送皮筒者准另支領大洋四元，此款均由統帥部派員調查造冊

蓋章具領，不需官、佐親自勞神。端節實物減少增發稜子若干，秋節則加送月餅。此是過節。至於平時則視經費情形而定。擔任採購、送補之人員絕對公正廉潔，食品力求新鮮、實惠，如發現有舞弊情事，必嚴懲不貸。馮常赴眷區訪問，除閑話家常外，並問皮筒夠不夠穿？工錢夠不夠用？蔬菜是否新鮮等？藉資考核部屬辦事成效。

又辦理子弟小學，凡袍澤子弟均可入學，考取中學、大學亦由公家補助學費，決不讓父、兄花錢。北伐成功後，馮遴選具有戰績、功勳、或平日在其幕僚中服務成績優良之幹部出國深造，當時去法國者五人，英國十六人，德國三十餘人，日本一百餘人。出國之高級人員中有任右民（去德）、黃少谷（去英）諸氏。其本人不能出國者，則資助其子弟。

馮創辦之子弟小學校名育德，設於北京南園河，昔為清廷皇帝秋狩休息之所，又為袁世凱之子辦訓練軍官團處，風景優美。當年肄業者今在臺灣尚有多人。又在南苑創設高級教導團，入學者均軍中高級幹部，聘請中、外軍事名家任務，或保送陸軍大學深造。隨營教育則分設學兵團培養初級幹部，模範連則選拔優秀年幼士兵，先教讀書識字。學兵團之學員皆為軍中官兵子弟，或舊日僚屬。當時在京做寓公者均遣其子弟入學，其中家境富饒，惟恐子弟食不飽腹，常送菜入營為之助餐。馮令一概沒收為病號（營內的醫務所，傷患士兵住宿其內）加菜而令子弟寫信回家以後勿再送來，每次如此絕無通融。病號士兵則大樂，家長見此遂作罷。蓋馮最惡公子哥，執符子

弟，且以軍中生活豈容有貧富之分？故有此措施。民國十三年馮班師回京事，人責此為「倒戈」其內心至感痛苦與遺憾。

所謂「倒戈」猶如今日東、西各國之政變，恆見則不足異。馮在當時亦曾言民十三年班師之事將來歷史如何認定，當有公正之評判，當時北京曾有政客團體糾合出面請其領導組織政府自任元首，馮均一笑置之。

敗因·文墨·言詞

當其在泰山隱居讀書之時，余等舊部不時前往問候起居，談論往事問馮會詢余等西北軍為何失敗，余等未能應對。伊乃言：「實因缺乏人才之故，我們西北軍的大門祇有五尺高，所以六尺以上的漢子就進不來」，蓋馮部所駐地區在秦、隴、陝、甘西北一帶，地瘠民窮年多荒旱，民食尚猶不足何能強兵！心雖有餘而力不足。馮每戰爭勝在戰場與戰術上，最後則因經濟財力無以為繼終仍失敗。

世俗每譏馮不曉翰墨、筆不成文。馮深信勳能補拙，壯年即聘宿儒顧範（註三）講授經、書、並苦練篆、隸書法。信仰基督教後美籍牧師又常為之講解宗教哲學兼授英語。又禮遇專家傳授政治、經濟知識，軍事則有日、德、英、俄將領為顧問接受戰爭新觀念。抗戰期間寓居重慶，恒在報章雜誌著文宣揚國策，文藝刊物常發表散文及白話詩，或者公衆場所演講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以振奮人心。勝利前夕蓋察小住，王叔銘將軍

遂其來空軍參謀學校對員生演講，修辭雋永莊諧與俱，聆聽者無不愉快飲佩。講畢並與英籍教官晤談，王原囑余任傳譯，馮竟以英語簡約暢談。

民國十六年清黨時，俄國顧問鮑羅廷被逐，離境前曾往見馮，願任馮之顧問助其成功。並說馮曰：「當前中國權勢劃分南北，有的為都市所陶冶，僅能代表資產階級而有背中國廣大農村與勞工大眾利益。將軍出身貧寒深恤民困，將來必可獲得多數無產階級之擁護。有了工、農做基礎，部隊又能克苦耐勞勇敢善戰，苟持以中國大多

數人的利益致力革命，實為貴國之福。但你對國際局勢的變遷和國內情勢的適應與鬭爭方法尚不能洞燭機先，講求變化。對政治的認識亦應加強，如我為你策劃，可補助你的缺點而達成革命的目的，否則你們中國將來還有第二次的流血革命。」馮說：「你知道中國對顧問兩字的意義嗎？」

馮一生被人責為虛偽反覆，筆者追憶馮甚久

所體認者不同流俗，特將個人印象敘述如上。
註一：北伐完成後，在開封、廣州、太原三地設政治分會，權操黨、政最高機構，有小國府之稱。
註二：李樹椿字蔭軒，北伐時任韓之參謀長，抗戰時投汪政府，勝利後失蹤。聞被沉於江中。
註三：王瑚號鐵柵，曾任江蘇省長。劉治洲曾任陝西省長。及梁公等共稱五老均前清進士，為馮講學。

中外文庫 之三十九 諸葛亮傳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台幣陸拾元

本書共分九章：一、家世和生平。二、立志、為學、交友。三、輔劉興漢。四、政治三策。五、軍事奇才。六、聯吳外交。七、五月渡瀟的收穫。八、偉大的人格與美德。九、對他的正確認識，附王成聖「諸葛亮的志業」內容精彩，篇篇可讀。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中外文史 叢書 南京大屠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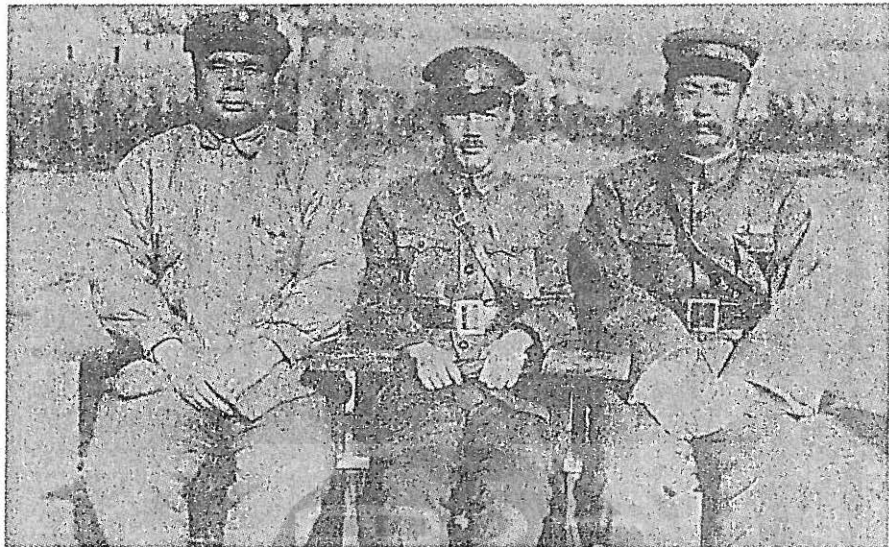
郭岐將軍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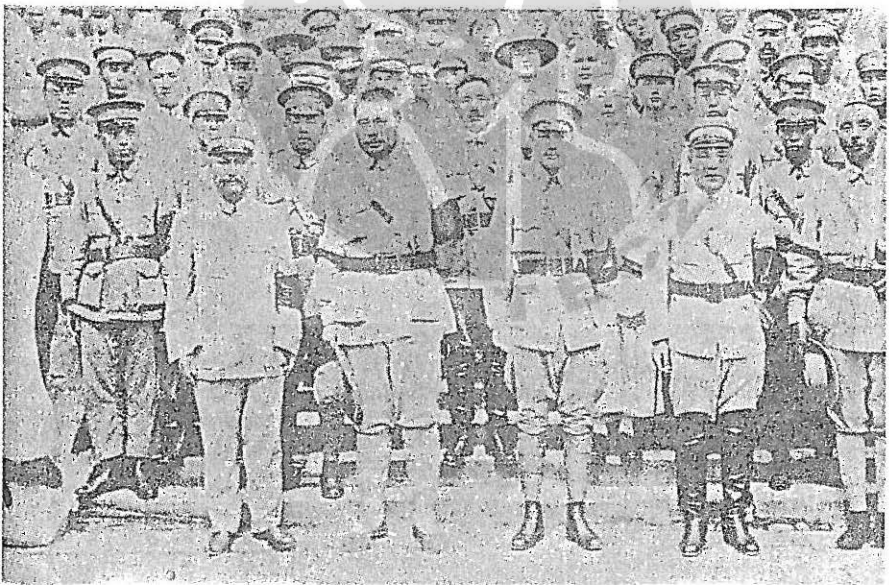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軍入城姦淫燒殺，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前台灣省議員、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曾於抗戰勝利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罪書確鑿，判處死刑。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南京大屠殺」長文，連載期間，轟動遐邇，傳誦廣遠，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劊子手的下場」及珍貴圖照，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定價壹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傅瑞瑗「我所認知的馮玉祥」插圖：右圖：馮玉祥在成都少城公園與本文作者（右）合影。左圖：馮玉祥在成都藍文彬師長公館留影。（文見七十一頁）



令司總軍團集二第與正中公蔣令司總軍命革民國
影合(右)山錫閻令司總軍團集三第(左)祥玉馮



(二左)山錫閻(三左)祥玉馮率(二右排前)令司總蔣
陵父國寺雲碧山西平北在日六月七年七十於(右)仁宗李
。影合後祭致前